

那些年，一家人围坐防台的温情时光

□记者 朱蔚 整理

倾诉人：晓棠（化名）

倾诉地点：莲生茶事

台风对海岛人来说 是每年的功课

我是在小岛上长大的，对海岛人来说，台风是每年必须认真对待的功课。那时候没有精准的卫星云图，村里的有线广播就是全村人的晴雨表。只要广播喇叭里的那个男声一提到台风警报四个字，整个村子就像被按下了启动键，所有人都忙碌起来。

老爸是家里的顶梁柱，每逢台风消息传来，他们的渔船也就不出去了。他会在家里防台，根据天气预报里台风的严重程度，提前把窗户用木板钉死，留一条窄缝来透气。

老妈则在家里准备一些台风天需要的物资，像蜡烛、火柴、手电筒、干电池等必备用品，还有几大壶从井里打上来的水。一旦台风天来临，自来水管说不准什么时候会停水，暴雨也会把井水搅浑，所以这些都必须提前储备。

我记得那年自己12岁吧，差不多现在这个时间，八月底，暑气未消。老爸不光把窗户用木板钉死，还在门缝底下塞了旧棉絮，防止雨水倒灌。

到了晚上，台风真正来了。那风感觉都不是刮的，而是一整个横冲直撞。从一开始“呜呜呜”的哀嚎，到了后半夜，就变成了千军万马的嘶吼，虽然我们住的是平房，但感觉整座房子仿佛都在颤抖。

雨越来越大，雨水顺着门缝窗隙往里钻，墙角很快就湿了一片。老妈指挥我和哥哥，拿着事先准备好的破布条和旧报纸四处堵漏。

烛光摇曳 一家人自成安宁的小岛

我们兄妹俩就像两支随时待命的抢险小分队，我那时年纪还小，觉得还挺有意思，用现在的话说，就像是沉浸式的游戏，紧张又刺激。我一边塞着布条，一边竖起耳朵听外面的动静。我哥比我沉稳些，他总是一声不吭地帮老妈搬这搬那。

可水还是漫进来了，起初只是门缝底下渗出一层薄水，可风把雨压得太猛，那层薄水很快从门口一直蔓延到屋角的矮柜底下。矮柜的木腿泡在浑黄的水里，母亲心疼极了，赶紧拉开柜门，“抢救”里边的细软，我记得里边还有我几本小人书呢，把它们一股脑儿全都抢出来，抱到桌上。墙角那口小木匣子也遭了殃，老妈赶紧把它挪到最高的碗柜顶上，这才稍稍松了口气。

然后，“啪”的一下停电了，黑暗笼罩了整个屋子。这也是在预料中的，老妈不慌不忙地从抽屉里摸出火柴，只听“哧”的一声，一朵小小的火苗迅速蹿起，点燃了那截早就备好的白蜡烛。昏黄的光晕不大，却带来了暖意，把黑暗往外推

窗外的风声又大了。今年也不知道是第几个台风了，像是糖葫芦串，前赴后继。晓棠站在自家高层住宅的窗户前，看着楼下行道树被风压弯了腰，恍惚间，耳边竟响起了另一种风声。晓棠是一位80后，她回想着童年时，小岛老家木门被台风撞得“哐当哐当”的声响，那些在风雨中相守的夜晚，忽然间就涌了上来。



AI制图

了推，也把我们四个人的影子长长地投在了墙上。

在这样的台风夜，要是我一个人待在房子里，肯定是害怕的。在我小小的感官里，此时窗外的世界是狰狞的，风声就像一头巨兽在咆哮，雨点密集地砸在门板上，像有人拿了一把豆子不停地往门上撒。

可是此时此刻，我们一家四口守在一起，点着一根蜡烛，烛火轻摇，那一层光晕也在摇晃，我们这个小小的家，自成一个安宁的小岛。

风雨里的温情时刻 围坐着打牌、喝粥

老爸从柜子里翻出了一副扑克牌。牌是旧的，边角都被摸得起了毛，有些牌面上还留着水渍干涸后的淡黄色印记。他把牌往桌上一摊，说我们来打牌。于是我们一家四口围坐在那张老旧的八仙桌前，玩起了最简单的“争上游”。

老爸平日里都是沉默寡言，在

牌桌上却像变了个人。他拿了“大王”会故意在我们眼前晃两下，眯着眼睛笑：“看好了哦，这把肯定我赢啊。”老妈一边出牌，一边还要留意灶台上的动静。老式灶头的余火不多，她正借着余温熬着一锅粥。

牌打了两轮，老妈起身从厨房端出一个搪瓷锅，里面是热腾腾的白粥，旁边还有一小碟咸得要命的鱼鲞。那是台风天的标配，小岛上，家里都会储备一些能久放的干货。平时我觉得鱼鲞太咸，总是不肯多吃，可那个夜晚，也不知道是因为防台耗费了我的许多心力，我感觉饿极了，就着鱼鲞喝粥，竟觉得那是天底下最好吃的东西。直到现在我还记得，热粥从喉咙一路暖到胃里，驱散了风雨带来的潮湿凉意。老爸喝粥的声响可就太大了，“呼噜呼噜”的。老妈吃得不多，看着我们微笑。

吃完东西，我们继续打一会儿牌。也不知过了多久，风似乎小了一些，我也困得眼皮打架，就趴在老妈的膝头睡了过去。迷迷糊糊中，还能

感觉到老妈的手轻轻拍着我的背，和着窗外的风声，像一首不成调的摇篮曲。

风止云开 各家开始修补忙碌

那一晚，我们没有电视可看，没有网络可刷，甚至听不太清彼此说话的声音，因为风声实在太大了。可是，昏黄的烛光下，一家四口围坐在桌边，边角磨得起毛的扑克牌，那锅热腾腾的白粥，都映入了我的脑袋里，成了我对“家”最初的定义。

凌晨时分，我被哥哥摇醒。他说风停了，我们出去看看，我揉着眼睛跟着他走了出去，整个人一下愣住了。天已经蒙蒙亮，小院里的景象惨不忍睹。那棵老石榴树上硕大的枝条被台风吹断，躺在地上，枝头上还挂着不知从谁家飘来的塑料袋，细碎的枝条、叶子七零八落地糊了一地，院子里的晾衣绳也断了。

远处，邻居家的门也陆续打开了，大家探出头来，远远地相互招呼一声，问候一声，语气里满满都是踏实的关切。我跟着哥哥，在邻家和自家之间跑来跑去，看着各家收拾残局，有修补门窗的，也有把泡了水的家什一件件搬出来晾晒。

后来我长大了，离开了小岛，到省城读书，又回本岛工作。如今住在质量过硬的高楼里，任凭外面风雨再大，屋里再也听不到小时候耳边那样的风声了。我不用担心屋顶会渗漏，也不用储备蜡烛和井水。打开手机，朋友圈里满是台风天的段子和各种预警转发，那些在“呼呼”的风声中，在烛光底下，在白粥的热气里相守的夜晚，在风声大到必须凑在耳边说话的日子，如今想来，早已成为温情浓浓的童年回忆。

情感的流露

心灵的抚慰

听你倾诉 陪你改变

你可以拨打我们的

情感热线：

13867225000

QQ:942157858

（请注明“我要倾诉”）

也可以发E-mail:

zswb05@zsnews.com

地址：

舟山市新城长升路30号

舟山晚报编辑部

“倾诉吧”编辑收

邮编：316021